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九目錄

邱光庭

光庭吳興人吳越時官國子博士

海潮論 并序

夫元功美宰神物混成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情詰者聖人皆置之度外畧而不論而後之學者獨以不論海潮爲闕事多著文以窮之今其遺文得見者三數家山海經以海鰌出入穴而爲潮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月水之宗月有虧盈水隨消長

而爲潮盧肇海潮賦以日出入於海衝擊而爲潮斯乃俱無據驗各以其意而爲言也然而潮之所生元矣尋其源而不可究其極覩其末而不可窺其端茍或是非無所勘會唯其近理則謂得之今觀諸家之說咸盡乎善不可備陳其短輒以管見自立一家之言名曰海潮論其意以爲水之性祇能流溼潤下不能乍盈乍虛靜而思之直以地有動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耳乃立漁翁隱者更相答凡四十問分爲十篇成一卷冀其窮理盡性多言或中者也又以析理之書不宜染尚文字但以理明義白爲善也故

今之所論直言其歸趣而已所貴精微朗暢覽讀無煩者焉

論潮汐由來大畧

東海漁翁訪於西山隱者曰余生於海上若風雨雲霞雷電霜雪之自（自者所從來之謂也）余皆畧知宗旨矣至於海潮之來朝聞夕見終莫曉其所由然也遐觀竹帛（古者未有紙或書於竹簡或書繒帛故呼史爲竹帛）經博考古今海經（夏禹治水之時記山川百物其書名山海經也）論衡之文（後漢王充著書考論物理其書名曰論衡）竇氏（浙東處士竇叔蒙著海濤志）盧侯之說（袁州刺史盧肇著海潮賦）雖多端指諭咸於義未安聞吾子志學能文

精智辯物願爲余明白而陳之西山隱者曰僕巖居林處遥海遠江安能知濤潮之所起乎且天地廣大誰能覩其根源請爲子遠取諸經近取諸物以考之雖其至廣至大亦不能逃於理矣今按易稱水流溼周易乾卦之文書稱水潤下尚書洪範之文俱不言水能盈縮斯則聖人之情可見矣水既不能盈縮則海之潮汐音夕潮之落也今人呼爲澤不由於水蓋由於地也地之所處於大海之中隨氣出入而上下音暇後意同者皆倣此氣出則地下氣入則地上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河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入於江河之謂潮歸於滄海之

謂汐此潮汐之大畧備矣問曰古今言潮汐者多矣皆以海水盈縮而爲之未有言由地之上下者也子之獨見深得其源然其必非海水之盈縮從何理以知之答曰視百川則知之矣百川亦水也不能盈縮此破竇氏言月爲水之宗水隨月盈縮者海豈獨能盈縮乎假令海異百川獨能盈縮則海水既盈地亦隨盈而昇百川隨地而上彼此俱上則無潮矣海水既縮則地亦隨縮而降百川亦隨地而下彼此俱下則無汐矣固以百川居地之上地居海之上地動而海靜動靜相違則潮汐生矣以斯知非海水之盈縮也

論地浮於大海中

漁翁問曰中庸云〔禮記篇名也〕地之廣厚振河海而不洩〔鄭元注云振收也〕則是海居地上子云地浮於海中何也答曰作記之人〔作禮記之人也〕欲明積小致大極言地之廣厚非實也〔中庸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也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生焉為其意言積小致大地從撮土之多遂能收河海而不洩此立教之文非窮理也〕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指言海水水之本位位在北方自北直南以土及火〔水在北土居中火在南也〕推而立之〔從南推起而立之〕則火上土中水下也亦如人之五臟心上脾中腎下也〔心屬火脾屬土腎屬水也〕故志曰〔志者古書之通

稱天以乘氣而立地以居水而浮由是而論地居海之上亦已明矣問曰地必居海之上則是地浮而不沈今將土塊置之於水則沈何也答曰地含氣塊不含氣故也且子不見陶器乎（陶器瓦器盆瓮之屬）夫陶之於水也全之則雖重必浮（含氣故也）片之則雖輕必沈（片之者打一小片置之於水則必沈者不含故也）質性同而浮沈異者氣之所存則浮氣之所去則沈子曰土塊之不浮亦猶器片之沈矣問曰如子之言地則浮矣然則海中洲島其獨立乎其居於地乎答曰地形中聳而邊下海中洲島猶居地之垂處也問曰若如所論則是天下一海

而地浮於中然經史有四海之文何也答曰經史之文據其所由而爲言也居之中而指四方故言四海其實一耳

論地有動息上下

漁翁問曰吾聞地道安靜子曰隨氣出入而上下何也答曰周易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然則乾象以龍坤象以馬觀其所象地非不動之物河圖括地象云地常動而不止（地周遊於八紘之中未嘗暫息也）春東（東方木氣時曰少陽所以暄和）夏南（南方火氣時曰太陽所以暑熱）秋西（西方金氣時曰少陰所以淒涼）冬北（北方水氣時曰太陰所以嚴凝）冬至極上夏至極下其故何哉由於氣也夫

夏至之後陰氣漸長陰氣主閉藏則衰於上而盛於下氣盛於下則海溢而上陽氣歸於海下氣多故溢而上也故及冬至而地隨海俱極上也從夏至後陽氣漸退陰氣漸長地亦漸上陰進故也及至秋分地面與天不齊故晝夜等也秋分之後及至冬至地面上過天心上之極也所以晝短而夜長也冬至之後陽氣漸長陽氣主舒散則衰於下而盛於上氣盛於上則海斂而下陽氣散出於海上氣少故斂於下故及夏至而地隨海俱極下也冬至之後陽氣漸長陰氣漸退地亦漸下陰退故也及於春分地面與天不齊故晝夜等也春分後及於夏至地面下過天心下之極也所以晝長而夜短也此一年之內動息上下也問曰其一日之內動息上下可得聞乎答曰繫辭云夫坤其靜也翕韓康伯注云翕

歛也止則翕歛其氣也 其動也闢注云動則開闢以生物也 翕者物之收斂闢者氣之散出氣收斂則地上氣散出則地下何異人之呼吸歟又莊子云大塊噫氣大塊地也其名曰風彼言噫氣亦呼吸之類也問曰一晝一夜兩潮汐則是一晝一夜兩闢兩翕將何驗之哉答曰驗魚獸之皮則知之矣魚獸出海中形如牛按毛詩蟲魚疏云魚獸之皮乾之經年每天陰及潮來則毛皆起若天晴及潮還則毛伏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潮然則潮之來去與天之陰晴相類氣散出則天陰氣收斂則天晴即知是氣散出則潮來氣收斂則潮落故知

魚獸之毛起伏者非識天之陰晴及潮之來去自應氣之出入耳毛起者氣出也氣出則地下地下則潮來毛伏者氣入也氣入則地上地上則潮落故魚獸之毛一晝一夜兩起兩伏足以驗其氣之兩闢兩翕矣問曰此翕闢之氣是何氣也答曰地中之氣也故此氣一出一入則地獨上獨下不由於水也若一年之氣則是天之元氣其氣周於水故水隨於氣而地隨於水也問曰地之廣厚不知幾千萬里也今算術之家言地之里數皆虛妄也何者地之四面垂入海中不可知其涯際也言能隨氣動息不亦誣乎答曰神無方豈論巨細且天大於地逾

數倍焉尚能空中旋運也況地比於天殊爲小者豈不能隨氣動息哉但人自不思之耳吾子視日月之迴則信天之能旋而視濤潮之至不信地之能動日月東行天體西轉今日月西迴者天運之也水性本靜爲潮汐者地使之然此理昭然但人不思之耳豈不冥哉豈不昧哉冥者無知之貌昧者暗晦之辭問曰若如所論則地有動息上下矣然則人不覺之何也答曰不覩日月則不覺天之旋不覩濤潮則不覺地之動故河圖括地象云夫人居大舟之中閉牖而坐則不知舟之動也且人居大舟中尚不知舟動而況地之廣大曾不覩其邊何以知其上下哉且子不聞南中之

潮雞乎出山海經雞鳴則潮至雞不覩潮之至而先鳴者蓋覺地之動也是知物有所長人或不及問曰地震人則覺之何也答曰動安和而震戰悚也震甚則人覺微亦不覺也昔張衡作地震儀以龍銜銅丸地震則丸落張衡後漢人也儀者狀貌之稱也其形如酒罇外鑄銅為八龍龍銜銅丸各置一方其機關在樽內東方地震則東龍丸落他皆倣此也嘗一丸落而不覺震人皆以為無驗經數日而隴西奏地震與丸落時同人始服其工妙然則震微人尚不覺況關翁上下微而和者乎問曰地震何為者也答曰亦氣也周語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昇則有地震此伯陽甫之辭也伯陽甫

老子也言陽氣伏於下而陰氣迫於上故陽氣不能昇出而地為之震其言陽伏陰迫皆迫伏於地中焉推此而言是知地中之氣能使地之上下也

論潮汐名義

漁翁問曰若如所論則是地自上下水乃去來而為之潮何也答曰潮者朝也潮音朝廷之朝潮本無名強名之曰潮至江漢之流自歸於海而夏書謂之朝宗於海尚書禹貢文也其意言百川之赴海如諸侯之朝天子也古人見海來朝百川亦名之曰潮如天子出而見諸侯亦謂之朝故明堂位云明堂

位禮記篇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意同於此矣周公周成王之叔父也成王年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而受諸侯之朝也問曰謂之汐何也答曰汐者水歸於海如臣夕見於君然早見於君曰朝晚見於君曰夕故左傳曰國家無事則朝音朝廷之朝也而不夕務閒也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小雅雨無正篇此其義也問曰謂之濤何也答曰濤大波也凡風之駕水皆謂之濤不得專於潮也考其義理則竇氏盧侯謂潮爲濤失之矣

論潮有大小

漁翁問曰潮來有大小何也答曰二月八月陰陽之氣交

月朔月望天地之氣變交變之時其氣必盛氣盛則出甚如人行步則喘急氣出甚則地下甚下音暇意同者倣此地下甚則潮來大其非交變之時其氣安靜則出微氣微則地下微地下微則潮來小故二月八月其潮遂大於諸月月朔月望其潮遂大於諸潮問曰大不正當朔望之日常於朔望之後何也朔大於初二初三初四望大於十六十七十八答曰凡物之動先感而後應先微而後盛潮朔望之氣雖至而地動之勢猶微故潮來大常於朔望之後也問曰何知二月八月陰陽之氣交者答曰陽氣生於子謂十一月也出於卯謂二月也浮於午浮者盛於地上謂五月也入

於酉謂八月也陰氣生於午出於酉浮於子入於卯子午卯酉皆謂月建也故曰卯酉者陰陽出入之門戶也二月陽氣出而陰氣入八月陰氣出而陽氣入是知二月八月陰陽之氣交也問曰何知月朔月望天地之氣變者荅曰日天倫也俱陽物也月地類也俱陰物也朔形交焉日月周旋故曰形交望光偶焉月望光滿故曰光偶光偶者圓圓盛大與日相對光偶形交其變如一所以朔望之時天地之氣皆有變動朔望無異故曰如一也故陰陽書占正月之朔知一歲之祥祥者善惡之通變令人占歲旦雲物風氣知一年之內水旱豐荒也又稱五月十一月望爲天地牝之辰牝者陰陽交接之名也彼其諸月猶此一隅言諸月之朔望皆於正月十一月之朔舉此二月則諸月可知故曰猶此一隅猶如也隅

也是知月朔月望天地之氣變也故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離麗也麗著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月從箕畢之星天地尚爲之風雨豈其交接而氣不變者乎

論潮候漸差

漁翁問曰潮來或午或未漸差何也答曰晝夜繫日翁闘隨月月臨子午則地闘故潮之來月皆臨子臨午夜潮月臨子晝潮月臨午天體西轉日月東行日遲而月速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日月同會謂之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月俱臨

於子晝潮日月俱臨於午自此之後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故潮亦漸遲也天體西轉日月東行月速而日遲從月朔之後月去日漸遠初二初三日至未而月方至午故潮來在午後未時也所謂晝夜繫日翕闢隨月者也又夜於海下而論則天體東轉日月西行月速漸西至子漸遲故潮來亦漸遲月朔夜半潮來者日月俱在子至初二初三月去日漸遠日已至丑而月方至子故潮來在子後丑時也是以晝潮入夜一日午時二日午後三日未時四日未後五日申時六日申後七日酉時八日酉後此謂晝潮入夜也問曰何謂月臨子午夜潮入晝一日子時二日子後三日丑時四日丑後五日寅時六日寅後七日卯時八日卯後所謂夜潮入晝也則地闢乎答曰禮運云禮記篇名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鄭元云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

於四時也和而後月生也言此氣和乃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則是月爲地類也易說陽氣生於子陰氣生於午易說者周易之義也故月臨子午則地氣生地氣生則闢而出也問曰說卦云周易下繫也離爲日坎爲月則是月爲水類而禮運月爲地類與說卦不同何也答曰地水皆屬於陰俱主於月故禮運說卦互而言之以相顯也且日爲羣陽之精非獨專於火也月爲羣陰之精非獨專於水也何以言之按五行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是故火爲雌水爲雄也若以日專主火月專主水則亦日雌而月雄也今按禮說云禮記

之義日爲君象月爲臣象觀其所象正與水火相違故知日非專火月非專水也易曰乾天也有君父之道焉周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爲父坤地也有妻臣之道焉坤文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然則日象與乾同日爲君象月象與坤同月爲臣象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三五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五行生數也合其數爲十五滿十五而盈月望也盡十五而闕月晦也既與坤道同象總五行之氣非地類而何地亦總五行也與說卦參而求之足表羣陰之義問曰陽燧開而火出陽燧者五月丙午日午時鑄銅錫爲之其形如鏡舉之照日以艾爇得其火也陰鑒舉而水流陰鑒者用十一月壬子日子時鑄銅錫爲之其形如蚌殼舉之照月

以物取之得水者也則似月專於水矣何以釋之答曰所言不專於水豈謂全無水也但其兼主諸陰水亦在其中矣舉陰鑒而得水與掘地而得泉何以異也問曰五行云陽數奇陰數偶水一土五奇數子云皆屬於陰何也答曰水成數六土成數十然則水之與土屬陽而終屬於陰陰極則陽陽極則陰之義

論浙潮

漁翁問曰浙江之潮特大何也答曰諸江淮河發源皆遠其水多按楚江出岷山淮出桐柏山河出崑崙山江水既多則海水入少水入

既少其潮皆小也而浙江發源獨近其水少浙江之源近者三四百里遠者不過千里江水既少則海水入多水入既多故其潮特大也

問曰潮來有頭何也答曰地勢廣遠垂入海中今人見海岸謂之海際非也殊不知地勢漸低爲海水所漫其際不可見也地下則潮生下音暇潮生於地際自際湧湧則蹙蹙則奔奔則有頭水之常勢也漁翁問曰浙江之潮或東或西何也答曰夫水之性攻其盈而流其虛沙隨其流而積其虛積而不已變虛爲盈盈則受攻終而復始所以或東或西也問曰何故浙江之水獨能攻其盈乎答曰大川皆然非獨浙江也凡水之迴折之處涯

岸皆迭盈迭虛或三十五十年而一變水勢使之然也今黃河及諸大川之岸皆有移易是也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之謂也

論氣水相周日月行運

漁翁問曰子言氣盛於下則海溢而上氣盛於上則海斂而下則是海之下有氣從何理以知之答曰抱朴子云葛洪所著書名從地向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居物不落以此推之則周天之氣皆剛非獨地之上也是知日月星辰無物維持而不落者乘剛氣故也內物既不能出而外物亦不能入則日月星辰雖從海下而迴莫得與水相涉此言乃見盧氏

所言出入於海衝擊而爲潮之謬也若其海下無氣則日月星辰並入於水按星月無光假日光而明若日夜入於水則星月無由明矣故知日居元氣之內光常周遍於天雖當夜半之時天中亦不昏黑日在上則光照下在下則光照上故雖通夜光常遍於天所以星月明也以斯知海之下有氣必矣故人之氣海亦在水藏之下其取象於天地焉氣海在臍下問曰海之下既有氣海之邊際則如何答曰亦氣也海之外際無涯岸皆剛氣捍其水所謂周天之氣皆剛者也氣之外有天天周於氣氣周於水水周於地內地而外天天地相將形如雞卵黃即地也白即水也膜即剛氣殼即天也問曰虞書謂東方之地曰暘谷

西方之地曰昧谷尚書堯典文也則似日之出入皆從地穴中也今子言日居元氣之內而與虞書不同何也答曰易離卦彖云日月麗乎天麗著也言日月之行附著於天也則所言日居元氣之內無乃是乎而虞書所稱暘谷者皆在九州之域此乃指其所見而爲言也凡平地以望日出日入皆如近在山谷閒故以谷言之耳問曰周易虞書俱爲正典安知易是而書非乎答曰視日月之行則知之矣按日月右旋而天左轉日月行遲而天轉速故日月隨天皆西邁非著天而何故知易是也問曰前篇云日遲而月速此

云日月遲而天轉速何也答曰日行三百六十六日而一周天月行不及三十日而一周天天則一日一夜而轉一周是月行速於日遲於天也比日言之則月速比天言之則月遲與前篇非相矛盾也矛盾者相違背之辭矛鎗也盾干杅也今人謂之傍牌事見列子

論渾葢軒宣諸天得失

漁翁問曰如子所謂是用渾天爲說也葢天軒天宣夜之是否可得聞乎答曰此三者之說皆非自古說天地之形者都有七家一曰渾天二曰宣夜三曰葢天四曰軒天五曰穹天六曰安天七曰方天諸說既繁難以備舉今畧舉四者也葢天

者言天形如車蓋也軒天者言天勢南低北軒也宣夜者
言天唯空碧無形質也唯渾天言天地之形如雞卵北聳
而南下南小北大故終日旋運而不離其所故北極常不沒南極常不見其
轉如車軸以車軸喻雞卵之轉非眞如車軸也日月星辰皆不迴故先儒皆
以渾天爲得也問曰何知渾天爲得乎答曰按周易乾下
坤上爲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震下坤上
爲復☷☳其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陽氣在下推此則見
渾天之形也昔張衡作渾天儀儀者狀貌之稱鑄銅爲之雕鏤日月星辰於上於
密室之中以儀浮於水上滴水而轉之以視日出月沒昏

中曉中正月之節昏昴中曉心中於室內唱之與室外觀之天不差晷刻由是論故知渾天爲得也問曰何知蓋軒之屬非乎答曰彼蓋軒者皆言天轉如磨盤日月星俱北迴如人把火夜行遠則不見故先儒咸以其說爲非也凡把火夜行漸遠漸小然後不見今日落之時尤大故知非遠不見也又以破鏡之狀辯其日落之時益見非迴之謬何以言之若日落之時如豎破鏡卽是日迴於北今日落之時如横破鏡故知日入於下也且月之生明向日爲始若月從北明卽日迴於北今月從下起得非日居其下乎看月之初明卽日之所在

是知蓋軒之論無所取裁在易卦坤下乾上爲否☰☷問宣夜之說其理如何答曰亦非也易曰天行健（周易乾卦象辭）既稱行健則有形矣道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老子五千言之文也）又史書每稱天開天裂（史書者史記以下之通稱漢孝惠二年天開東北二十餘丈）天若無形將何開裂宣夜言天無形質謬矣問曰天必有形其形之外可得聞乎答曰列子云天地者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也然則天形之外但空而無物漁翁問窮作而喜曰問少得多問潮聞汐又聞天地之元理也昭昭乎若夜之且曉夢之醒矣非與學精識其孰能臻此哉

新添毛詩序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别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爲妄作毋乃甚乎

詩序不作於毛公辨

先儒言詩序幷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

繇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毛勝

勝字公敵晉陵人仕吳越忠懿王爲功德判官

水族加恩簿

令咨爾獨步王江珠（江瑤之文名）鼎彝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郡爲靈淵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令章邱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章舉）隱浪邑奇入甌稱最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車螯）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

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蛆菜體雖詭異用實芳鮮王德公季遐鰕魁純潔內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靈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舍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綃內相頡羹郡王令多黃尉權行尺一令南寵蠘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蝤蛑素稱蠘副眾許蟹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甘黃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蘊中蟹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糟邱常侍兼美君復以爾解微子彭越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謾陳當置下列宜

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仲扃蛤蜊重負雙宅閉藏不發

既命之爲舍津令陛之爲懿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

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甘圓內史令靈蜺先生

文外無排脇之皺內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鐺祭酒清腴館

學士令惟爾清臣鱸銷醒引興鱗鬣之鄉宜授橙虀錄事

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鰣鐺材本美妙位無

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

子鱖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鼃究詳爾

調鼎之材噞舌潮津宜封醉舌公令甲拆翁鼈挾彈於中

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𢞵緩不逾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尚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令長尾先生𪓟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鎮石首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奇令史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噀墨將軍令元介卿龜爾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不全兩

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令李藏珍

眞珠 照乘走盤厥價不貲斑希 玳瑁 裁甃製器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斑希宜授點花使者令房叔化

牡蠣 粉厠湯丸裹護丹器屈突通 梵響 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

用光 研光螺 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羅幼文 珂 類乎貝孫點綴鞍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金舍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幼文可馬衣丞令惟爾田青

螺螄 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爲怪品申潔

蛙 蒼皮癮瘮矮股跳

梁江伯夷鱁鮧宋帝酷好鰾則別名屯江小尉江豘漁工得雋
亦號甘肥田青授具體郎中潔宜授濟饞都護行水樂令
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使試
湯波太守令以爾錦袍氏鰍骨踈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
腸御史仙盤遊奕使以爾李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
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於羹鯽斫鱠精妙見稱杜陵
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饜德郎以爾楚鮮白魚隱釜沈糟價傾
淮甸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鯿鬼腹星鱗道亭襄
漢宜授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鱘鰉支節斑駁標致高爽宜

授添廚太監以爾單長福鱓曲直靡常鮮截具美宜授泥

蟠掾以爾管統蔥管省象菜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候同盤

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東崇腥臛無狀見取俗人宜

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連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係

福軍節度使令黄鷹可河鲀爾澤嫩可貴然失於經治敗傷

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

供奉令新餐氏餽爾瘵饑無術清醉有材莽新妖亂臨盤

肆餐物以人汚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

庖生令蓋頑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目錄

詹敦仁

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隱仙遊植德山下閩王昶強以袍笏不受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數年卒

清隱堂記

去邑西逾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天遠跨三郡有田可耕有水可居予卜而築之榜堂曰清隱若夫烟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寒泉聒耳戛玉

鳴琴非宮非商不調自協非絲非桐不撫自鳴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斂萬頃雲黃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風或眠雲而漱石

林同穎

同穎閩永隆時中散大夫

堅牢塔記

夫古之塔者兒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寶成功歸彼鐵輪王令之塔也非寶非沙彌堅彌大鑿鞕來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圖是故人但有心物亦無體心以不貪爲

戒寶郎同沙體以不磷為名石還勝寶我當今睿文闕三字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君臨城內佛在王中雖日摠萬幾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乎地賦命弗自乎天猶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念茲在茲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上視朔之暇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林繁薝蔔種滿國以馨香草偃苾蒭占度年之蒼翠可安之窣堵鎮此高崗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曁某年某月良工告成凡一十六門七十二角幷隨層隱出諸佛形像共六十二軀繇是影籠千

室猶趨潤礎之隅勢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爲之一空設使王曰毗沙擎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作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出綍俾屬受辛瞻八面之貞明相高闕二字舉一隅之磨琢畧類微才將何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誌却於文罷特地魂驚蓋不容揖讓洪儒雕鐫翠炎唯深幸矣敢直言之

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記

王瞻

瞻閩鄉貢進士

高蓋名山院記

神仙變化非靈洞而不棲祖佛修行非聖岳而不憩以王子晉騰身於緱嶺能大師景跡於曹山雖出凡之路斯然而達命之元不爾是謂控鶴驂鸞之客以九仙六洞爲家出生離死之人以大道三界爲宅或金骨化而烟霞停影空閑古壇或色身謝而水月回光却歸他世豈可以凡心識予去住豈可以元心測彼變通哉大閩國西岳名山者初有神仙以變化次有祖佛以修行聖迹聿興在於唐朝之首爲其山中分六合高冠二儀巖根而吼出雷聲峯首

而戛横斗柄寒生六月風記五天上有列仙聚會之壇中有志士修眞之室云云

孫光憲

光憲字孟文貴平人唐時爲陵州判官後唐天成初避地江陵爲荆南武信王高季興掌書記累官荆南節度副使試御史中丞入宋授黄州刺史乾德末卒

白蓮集序

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説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搉則成格言

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數家惟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游之罪邪禪師齊己本胡氏子實長沙人家邇潙慕大禪伯入頓門落髮擁毳遊方宴坐宿念未忘存闕三字師趣尚孤潔詞韻清潤平淡而意遠冷峭而闕十三字鄭谷郎中與師闕六字敲門誰訪闕二字客郎闕一字師應是逢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諷味都忘倦抛琴復捨棊其爲詩家者流之稱許也如此晚歲將

之岷峨假途渚宮太師南平王築淨室以居之捨淨財以供之雖出入朱門而不移素履議者以唐來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混成境意卓異殆難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與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也江之南漢之北緇侶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能享茲大名鄙以旅宦荆臺最承款狎較風人之情致賾大士之旨歸周旋十年互見閫域師平生詩稾未遑刪汰俄驚遷化門人西文併以所集見授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題曰白蓮集蓋以久棲東林不忘勝事余既繕寫歸於

廬岳附遠大師文集之末闕五字遞爲輝光其佳句全篇或偶對開卷輒得無煩指摘濡毫梗概良深悲慕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

張崇訓

崇訓爲北漢宿將累從征伐有大功後以譖言被殺

禁私鹽用新舊法上請奏

兩鹽池周圍極遠以棘爲籬別無城壁其巡警牙官數百步一人向未立法猶有犯禁近奉九月十日條流雖不該制置鹽場務司亦已曉諭今來未審依舊法用新條

犖伯壎

伯壎北漢天會十五年官尚書虞部郎中權知藁城縣事

奇石山磨崖記

獲鹿自漢以來號稱名邑邑西北奥有含滋吐潤濃翠如匀不險不夷獨秀而野按之圖經實所謂奇石山也環邑皆山而山之大者青嶂碧巘雲岫煙嵐峩峩萬壘一帶屛列而危巔峻嶺又且連亘重複有弗絕者宜睥睨此山遯邐而不足道然境勝地靈特爲逸人高士所愛固異乎他山也里人好事者曹人劉清於山之阿穴石爲二洞命其

名曰純陽曰修眞學道者居焉洞之頂有地爽塏坦然如
砥平廣袤百步冠褐之侶因議其所以起建三清殿以崇
奉高眞其徒五六人與夫掌化緣者分遣四方未幾邑境
鄰封人皆輻輳信心喜施財無所惜而富者車載貧者肩
擔沓沓而來惟恐其後由是鳩材僝工閱數月告成巍然
突兀屹立於上衆所欽戴也顧不偉與初於殿廡下其無
草木如屺道衆手植數樹力於栽培柔枝弱榦今漸扶疎
掩映綠陰頗增氣象然則殿之建也豈徒示豊桶之壯麗
赭堊之藻飾以爲衆人觀美哉蓋使之登其庭瞻仰繪像

而咸起好善之心焉先是殿之始基也其種種靈跡所以信於人者固難以縷陳而悉數之試槩舉其畧以表希異遊民有張氏者乃富農也榆數株方茂許施其一以爲之材後靳吝竟不副所願化緣渠長欲以錢易之亦不肯售越三日急電迅雷駭人耳目大風飄屋雨霪如傾轟然霹靂不知其所從來拔張氏所許樹兕去枝條其家驚惶遽載而施焉洎涓日之良役夫以構則適當務農之時從事東作者頃刻弗得息欲借人以助役至是辭以無暇道衆彷徨四顧茫然失措者久之方慮勝緣艱阻不旋踵濃雲

布野雨亦隨降而執耕布種者不能趨田畝於是竭蹷以赴期會人遂雲集隆棟巨梁成於肇造既構則天乃開霽變化之道孰能測究哉工作之興也先於南坡下取土以供其用人之登躋疲勞方苦其難忽有一褒衣老叟謂其人曰此山之鞍其上有土甚廣何必遠去以空困爾力遂以杖指示叟導而前乃至其所劃去蕪根果得厚壤十數步內亦無拳石蓋惟土功之大自起址以至於塗墍杇墁因是取足力不乏而倍以省虆梩之役美哉斯事也道眾欣然共延於座方烹茗以謝其意俄失所在眾皆奇之法

師麗居仁子安以道行住持率其徒成此善緣躬自董功勞且不憚至誠所動有感必通是故始於繕營則有賴人爲及其畢事則致獲神助其於眞詮正教又能宣揚之而通元究微深造本原細繹沖科廣敷大範而以之開悟衆人而使趨向也一爐香火安寘清壇幡蓋具陳花燈間列吟詠清祝執幡行道而持誦之力垂惠一方期於無天災無物癘雨暘時敘五穀豐穰俾人人多種福田而咸集壽域顧豈小補哉蓋余曩時與麗爲學校友而縣令王公都官亦有同年契因殿之落成也欲刋諸崖石而紀之以垂

永遠來請余記義不得辭余昔爲布衣時長邑庠者殆數歲矣每因暇日歷覽此山之勝故余喜道其事而爲之文也

荆浩

浩字浩然沁水人北漢時隱太行洪谷自號洪谷子

畫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有

兩蹊樹觀頂顆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通泉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迴抱寺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濶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露根而藤

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踈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踈林雁橫烟塞蘆裊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

雲收天碧薄霧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湄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遠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會心於元微

李惲

惲字孟深汴州陽武人乾祐初舉進士仕北漢累官至推

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入宋累官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三

大漢英武皇帝新建天龍寺千佛樓碑銘 并序

帝宅之西五里而遠羣山邃谷延袤縈擁北自乾坎南距申酉蒼崖峭壁怪石靈泉薜蘿蔭乳竇以夏寒蘂桂瀏晴暘而冬綠澗溜清泚自激輕音蔓草尤茸本無毒螫洞穴窈窕烟嵐閉虧隔雲聞雞犬之聲度嶺接樵蘇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嶫峒帶多武之鄉地劃參墟晉野樂深思之俗

況乎刑政之經不紊霸王之器具存紀都邑卽天下之浩穰養士馬卽域中之精勇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興邦雖未臻偃伯之稱且咸正事天之位時或倦重城之晏處選面勝之良遊各營避暑之宮用憩鳴鑾之駕亦猶秦之阿房晉之虒祁楚之章華漢之未央古基摧搆往往存焉年歷寖遠率多改作蓋以翼翼都會豪右富民因舊圖新增制惟錯於是乎金人塔廟老氏宮觀星布於巖石矣懿哉坤維之上一舍之遥羣木陰翳奇峯峭崒上有平址東西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彌勒閣內設石像侍立對峙容旨溫

闕一字其鐫磨之巧代不能及昔睿宗皇帝再加添設功用
宛然次東有池水甚潔澄湛凝碧覩之恐聳國人儼其堂
宇偶以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卽雩禱咸萃矣馴嶺
西下闕二字約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龍故易義云夫龍者
潛卽勿用飛卽在上天龍之名固其宜矣今英武皇帝應
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尊比自舞象執經菌胄學優於庠序
問安侍膳闕四字於庭闈動叶咨詢行符典則買對日之辯
似不能言闕一字秤象之智果而勿伐肅肅煌煌然偉量知
幾深不可測立德在閒平之右承家繼文武之基自非道

濟艱危孝安宗社孰能與於此乎天會中睿宗皇帝以道闕一字十出閤授檢校司徒歸義府都督時年尚幼沖躬親官次寡辭敏德務簡刑清吏不敢欺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方駕接軫禮謁精藍一歲之中闕三字數上獨於東序愬觀音像一堂其內幡花釁蓋供飾之用靡不嚴潔於茲日新每具齋禱罔不乾乾惕惕潛發明誠所志者延鴻祚於邦家弭災氛於區宇因心愛敬不忘斯須闕二字甚嘉羣論歸美攸是罷解公府特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貞幹服勤中外嚴勑宣威

敬事動叶聖謨及皇帝踐阼加闕二字太師行太原尹階勲爵邑悉稱公台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値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内難時戊辰秋九月嗣昇宸極立定傾危赫然大闕一字垂裕終古自是闕二字潔念恒切歸依每届良辰必親行幸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有司於大殿後正面造重樓五間尋遣良治鑄賢劫自拘留孫如來已降鐵佛千尊闕一字範金審像闕二字容光相圓明等無差別如是匀分龕室各安上級時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自始監修應期成就基砌柱礎

廣檻飛甍丹彩相望闕四字巍乎窗扉下瞰於雲端棟宇勃

興於地表金爐曉炷惟聞薝蔔之香玉磬晨鳴不假蓮花

之漏議者曰樹超世之果圖不朽之功必依惟睿之謀宜

享終天之祿豈比夫望祭闕五字禱之宮駕騁瑤池徒縱盤

遊之樂者哉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天贊皇帝義敦天性

禮叶彝章洎春末夏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

號洪名闕二字君親之恩敬修迎受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

果降貴近昭宣闕一字容尋於正殿闕二字英武皇帝兼頒龍

衣玉帶駟馬雕鞍別賜神旗鼓吹殊私異將闕五字衆心悅

隨羣后稱慶寶函金簡揚命舜命禹之書馭朽持盈盡爲子爲臣之敬禮之大者帝載無窮先是英武皇帝以今歲攝提建月青風闕五字昇寒氣將退嚴整儀衛親率公卿駕蒼虬之騤騤衣赭袍之熠熠雲韶寘導和樂闕五字曲之居㑭屆初禪之境臣幸陪天仗親奉德音既成闕一字福闕六字之佑遽茲承詔俾誌勝緣將紀洪猷潛思祕祝所冀龍華會上側聆善囑之言星宿劫中徧覩青蓮之相歡心有待謹作銘云

覺皇遁興大教垂世成位有期壞空相繼大哉賢劫千佛

重光六度萬行軌躅相望浩劫迢遥一念可攝勿謂難逢
聲塵相接惟彼陶唐上列參墟莓莓沃野煌煌帝居天啟
亨會神輸瑞圖英武定難后來其蘇聖人有作撫寧邦域
治民事天允釐庶績金像玉樓伊帝之力普濟蒼生永尊
皇極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一目錄

朱閱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鄴

扶桑賦

落葉賦

盧銛

對不拘文法判

崔曙

姚揆

仙巖銘

楊佚

對樂土判

楊元操

集註難經序

張朔

遇喪廢祀議

張琛

弔舊友文

張隨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一

朱閱

閭丹陽人官殿中侍御史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

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茀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辟李商

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予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朱鄴

鄞宋史藝文志載有賦三卷詩三卷

扶桑賦

木臨大壑名曰扶桑厥洪波之萬里在青帝之一方受浩氣以生成那倫衆木挺仙才之秀麗能戴朝陽塵外風吟天涯雨泣山晴而瑞氣初動海晚而潮痕乍濕幾千歲月標下界之無雙迥拔榮枯倚高空而獨立霧折煙融孤光在東長迎旭日先得春風吾將原太極之意考眞宰之功不產奇異安分混同物欲萌焉我則與三才並起田云化矣我則與太樸無窮卓出古今莫逾貞固當乾坤之上位

瞰魚龍之要路至若玉漏聲殘銀蟾影度收人間之暝色未遍羣山聳海底之紅輪先經此樹露戢雲驚珠懸欲生雖淩厥熾寧奪茲榮豈若常材隨大匠之雕刻自如良輔契吾君之聖明巢之者不可得其窺蠹之者不可得其噬陽烏象擇木之狀晴虹作挂弓之勢名大天下身高水際掩彩翠於蟠桃病虧盈於月桂非海也不足以容其大非日也不足以升其高葉茂而雲垂霽景根深而龍撼驚濤卑沃焦於尺土微鄧林以秋毫巨影倒空而漠漠寒聲吹夜以颼颼靈境難尋人寰罕測性欺霜雪心藏正直故能

齊衆甫而據滄溟永佐東君之德

落葉賦

衆木森沈歲暮秋深日黯黯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喬枝邈以架迥墜葉槭以辭林睠彼搖落夫何蕭索形宛轉而斷連狀徘徊以斜却枝稍高而飛遠條漸疎而陰薄逗涼空以伴螢繞明月而驚鵲或散漫於原野或搖颺於樓閣爾其下自幽谷高隕山椒葉何樹而不墜樹何葉而不凋擁玉砌以初聚值金風而復搖浮於水中似孤舟之遠泛落於山際若斷雲之已飄悲夫處處園林紛紛相似覺絕

漠之寒至聆洞庭之波起何夏茂而秋落何先榮而後死葉之致也既順陰陽之宜葉之趣也誠叶盛衰之理顧歸本而猶未嗟微脫而不已別有寂慮卧幽逸氣無儔聊賞心以遐望乃觸目而增愁見一葉之巳落感四序之驚秋媿體物之適拙思軋軋而空抽者也

盧銛

銛官延州刺史

對不拘文法判

甲爲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爲而已

垂範作則資政教而爲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爲先甲非
異能職忝專守理人之轡策曾未奉於公家爲政之脂粉
且闕璩於吏道必也心疑有待道貴無爲遠企華胥之朝
或使人迷日用久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況澆風大
衍溥化已寢宜奉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奚乃不拘自
速伊咎縱引古訓亦寘今科

崔曙

曙博陵人

對士祭判

爲士殺犬豕或入告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不身踐訴云有故準禮不坐

孝子饗親祭神如在主人肅客式宴以衎籩豆有楚無償西鄰之言皞韋不竭是陳東道之禮覿乙爲士闡斯行諸曰殺羔羊尚流詁訓歲修犬豕何爽大經同燕人之思雖踐血氣與楚氏之業終遠庖廚將食節而事時豈厚味而腊毒或人與訟捨禮何之有孚致辭勿問元吉

裴興

興工部員外郎

對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鄰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鉤
距

天地設位聖賢成能一人垂衣百官承事瞻言京邑實曰
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聿求俊乂司牧黎甿猗哉彼甲
俾茲從事賓王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羣妖以靜矯慝於是
彝倫各序軌物不僭將探績字人勿使失性終廣術察罪
必欲懲非乃取藉汙衣息桴鼓而清盜因問羊知馬爲鉤
距以得情斯亦多闢攸稱罕測且正邑率下類夫韓氏之

名勵節執忠同彼李公之譽必欲人安俗理在爲法以繩之摘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錦事且審於操刀語以烹鮮理必明於遊刃恪居爾職無俾我虞念茲鄰人味於典憲徒爲狂猾之說雖尚口以見窮誰聽芻蕘之詞終噬腊而致譴窒其多訟無逞遊詞是非相鼠之尤寧知鶡鳩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之

裴振

振中眷裴氏見宰相世系表

雉尾扇賦

客有薦雉尾扇要予作賦予亦感於心遂命紙筆其詞曰

于嗟名翬兮誰喪爾軀于嗟名翬兮我愛其尾何不作於三嗅乃見傷於一矢當遭悅妻於大夫不值仁心於孺子雕骨肉於俎豆翦羽毛於錦綺雖蒙玩於翠翅無復刷其丹嘴今屬聖人布命王道克理解羅者之目攊工倕之指我欲請造物復爾之生許虞人追爾之死且王者三驅爾供庖廚王后六衣爾爲光輝爾毛旣美爾膚旣肥爲薦廟之用招媒翳之機誠不顧樊籠之習習又安得林麓之飛飛當昔五步一啄十步一飲選地而遊擇木而寢罔將保

羣雌以比翼豈知遭鳴鶻之碎錦已矣哉彼𪓰何辜其腹將刳乃願掉於泥塗彼雞何知方論其肥乃自斷於郊犧至如千人操萬人歌不如休於桃林之阿復有青絲絡黃金裝不如放於華山之陽身死命絕魂銷魄亡永別儔侶長辭故鄉雖復氛氳綺席窈窕紅妝間以彩翠盛以筐箱百常之臺刻月九華之扇凝霜獨不及疇年之澤畔昔日之山梁悲夫

陳少微

少微崇文總目著有薛君口訣一卷九洞練眞寶經修服

丹砂妙訣一卷

七返靈砂篇序

予自天元之初從衡嶽遊於黃龍止於賓館忽於巖穴之中遇至眞之人授以靈砂要訣告曰吾自得許仙君之後仙君授訣於吳天師天師授於同郡丁眞人今本郎眞人所出也假如丹砂之本訣元理深奧固難卒尋好道之流志慕神仙者若不究其眞元沈淪於塵俗自上古仙經文皆祕密隱蔽不言不顯露於世予常慜然今述爲靈砂七返篇及金丹志訣二章並爲序論矣

孫公輔

公輔官陸澤丞

新修夏邑縣城門樓記

昔左邱明書梁亡嫌其亟城而至溝宮也書莒潰責其恃陋而不重閉也然則懲惡勸善之義信不可遺於後代矣方今生人震越虓虎啖嚼凡爲侯大夫者孰得不鑒於梁而悼於莒哉夏邑縣城樓圖經即西漢栗鄉侯之故墟闉闍陂侈不可以禁淫佚臺觀崩弛不可以示軌儀訊諸鄉人云此地有隱慝焉縱其神姦慄若大忌故前後令長皆

昵於神而廢禮也去年夏聖人戒師於東方宣武軍守臣劉公慮以軍興勢危賦重人困易置官屬紀綱事法遂假參佐范陽盧士宣字伯通爲茲邑長伯通勤勞於民旋即眞命錫以朱服示王命也愴夫先賢雖立譙門譙門必能將將雖作爾墉爾墉必能言言繇是正其小以及先王宮隅之制飾其儉用倅諸侯臺門之尊百工告利多福紛萃則嚮時妖異之說無復徵據神不神矣君何神耶茍無馨香曷肯變化是故直拔埃壒譬一賢之挺生介然堅強同五福之壽考端穆大壯發揚斯干用而不知我則爲植其

經費也自掄材至卒工不礙匠夫之膏澤必因庶役之餘羨其博施也自賀燕至翔鶴尚貽終世之咸若寧止吾屬之暇覽然後命閽人以守之揭靈鼉以鼓之歲時則懸法於其前災眚則禜祭於其下禦大寇則未足抑小戎而有餘且周文緩而靈臺成漢文約而露臺捨惟彼喆王睿后猶懼若此況人臣乎闍闍伯通可謂知禮至如板築之氣勢磨礲之固護塗塈之滑澤采章之藻麗則存諸詠歌非紀體所載時公輔館於伯通之署願記其善敢私於人乎

姚揆

揆官溫州郡丞

仙巖銘

惟仙之居既清且虛一泉一石可詩可圖

楊倓

倓戶部郎中志先子

對樂士判

人進素衣朱襮欲從于沃或告擅去云我聞有

命不可告人

建都立邑本大末小苟或假名必將兆亂相彼人也其有

意焉既榮朱祿之進旋與白石之行亦欲適彼樂土及於寬政義有涉溱之興業在揚水之章既侵陘庭方崇曲沃姑務修德自感子來悅以忘勞寧科擅去人苟利矣豈同郪子之遷兄其智乎已聞師服之歎既聞命而攸往雖或告而何傷

楊元操

元操官歙州歙縣尉

集註難經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者斯乃渤海秦越人之所作也越人受

桑君之祕術遂洞明醫道至能徹視藏府刳腸剔心以其
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曰盧醫世或以盧扁為二人者斯實謬矣按黃帝有內經
二帙帙各九卷而其義幽賾殆難窮覽越人乃採摘英華
鈔撮精要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軸伸演其首探
微索隱傳示後昆名為八十一難以其理趣深遠非卒易
了故也既宏暢聖言故首稱黃帝斯乃醫經之心髓救疾
之樞機所謂脫牙角於象犀收羽毛於翡翠者矣逮於吳
太醫令呂廣為之注解亦會合元宗足可垂訓而所釋未

半餘皆見闕余性好醫方問道無倦斯經章句特承師授既而躭研無斁十載於兹雖未達其本源蓋已舉其綱目此教所興多歷年代非惟文句舛錯抑亦事緒參差後人傳覽良難領會今輒條貫編次使類例相從凡爲一十三篇仍舊八十一首呂氏未解今竝註釋呂氏註不盡因亦伸之竝別爲音義以彰厥旨昔皇甫元晏總三部爲甲乙之科近世華陽陶貞白廣肘後爲百一之製皆可以醫情極慮濟育羣生者矣余今所演蓋亦遠慕高仁邇遵盛德但恨庸識有量聖旨無涯綆促汲深元致難盡前歙州歙

縣尉楊元㮚序

張朔

朔官監察御史

遇喪廢祀議

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註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註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

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祭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元註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元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

穎達云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之繂索也天子攢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令百官成服准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内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内惟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茍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

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慼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啟凶穢之甚緦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慼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非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張琛

琛始與人徙居韶州曲江

弔舊友文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旨蹟無間

始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甘譽固不腴於心或風之以巧言亦不間其舊盧子之性達於元盧子之機忘於言雅好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輩體調七薦文曹不爲時遇病乎其人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觀歸孝則達於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沈痾醫不去卒於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違之天生盧子之節孝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跖胡爲福以其違天之顏回胡爲促時之爲其跖耶時之爲其回耶胡然子之爲固不及跖之時也琛之措意不足以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今已而

張隨

隨始與人徙居韶州曲江容州司馬鳳初從孫

耀德不觀兵賦以明德尚道懷仁畏威爲韻

惟先王享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夷而在德近不貢必先威讓之辭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以止干戈而重仁義遏寇虐而茂生植夫潔其流者在於源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則天下順以力則天下爭故有武不黷有兵不征穆王之功何補謀父之言可明將其修己以推畔曷若殺人以盈城於戲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

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義爲干櫓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借如舜帝在上苗人不懷雖蕆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勍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實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器攸興聖人匪尚車書既其混一牛馬於焉休放兵不戢如火自焚德不修於君曷相所謂圖之大慎之微觀兵何是耀德何非素翟南來而越裳重

譯白狼西入而荒服來歸夫欲朝萬國歸四海不可以逞弧矢之威

上將辭第賦以醜虜未滅將軍不家爲韻

匈奴猖狂犯漢封疆天子赫斯怒而沮南牧詔上將而臨非方惟干戈是揚惟賞罰是將能推誠則功臣必錫之甲第不私己故嫖姚見辭於武皇所謂萬夫之雄特百代之忠良也且將軍英威果決如火烈烈志以形言義以激節乃進而陳曰烽燧之虞未絕豺狼之黨未滅矧師旅而尚勞何棟宇之云設於是崇義立勳飄然不羣精貫白日氣

于青雲胸中吞乎萬里掌内指乎三軍誓將驅我貔虎殲彼醜虜豈惟獻俘而執馘抑亦開疆而拓土苟不能上安社稷外寧寰宇雖欲樂鐘鼎而徒爲高閈閎而何補若夫飛甍連屬畫戟旁周地直威里爵居通侯苟尸素而爲累當輪奐而爲尤可不知池臺之娛緹繡之費諒無勲業之重徒冒寵章之貴在人事之攸宜於王臣而則未斯言也撫實去華斯志也寧儉匪奢忘身而不謂事主許國而何暇恤家王翦請貽乎子孫與玆難竝晏嬰敢煩乎里旅相去不遐夫策在必行功宜可久侈言無驗亦孔之醜彼樊

噲之述橫行賈生之論繫首豈如將軍恢壯節辭華第俾功先而身後者也

莊周夢蝴蝶賦 以題為韻

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繄萬化之可量萬靈齋夫一指異術脗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

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蘧蘧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覯眞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迺知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

則孰能開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海客探驪珠賦以上下其手擘波及龍爲韻

靈海洶洶爰有泉兮其深九重中有明珠上蟠驪龍難犯之物兮不可觸希代之寶兮不可逢矧滄淪之莫究曷揭厲之能從爰有海客賁然來適利實誘衷舉無遺策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未索何獲我心苟專而至寶可取我力苟定而洪波可擘既覽川媚之容遂探夜光之魄伊彼勇者吁可駭也俯身於碧沙泉底揮手於驪龍頷下所謂明

淺深斷取舍而已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徑寸以盈握倏光輝而在掌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然則冒險不疑懷貪不思幸竊其寶幸遭其時向使龍目不寐龍心自欺則必奪爾魄啖爾肌救蒼黃之不暇何採掇而得之想夫人不亦危矣驗乎事良亦悽其則知計非爾久利非爾有必以其道亮自至而無脛是忽其生奚獨虞於傷手亦猶貪夫狥財自貽伊咎君子遠害惟儉是守是故車乘見驕於宋客驪珠垂誡於莊叟於戲我躬不保雖寶謂何彼險不

陷雖珍則那子産常譏於狎水仲尼昔歎於憑河因政則來格感恩則亞他漢武受報於昆明之岸孟嘗反輝於合浦之波豈與彼而同科哉驪龍之泉物不敢入緯蕭之子一以何急其父乃鍜其珠易其習能往也可及不能往也不可及

雲從龍賦 以聖主得賢臣爲韻

山川之氣曰雲寂爾虛無倏爾韜映雖無心而既出終有感而協慶鱗蟲之長曰龍道符於神德合於聖時變化而無極在陰陽而應令是知雲爲佐龍爲主龍無雲不可以

陟烜霄雲無龍不可以降時雨始靄靄於山澤俄騤騤於天宇有若魚水相須君臣夾輔而已原夫或躍在泉道契元默未始出岫時有通塞及夫順天地之功贊生成之德吟空山而奮揚其狀觸幽石而蓊渤其邑然後蹈乎寥廓自彼南北何往而不濟何施而不得潤萬物豈待崇朝控千里纔踰瞬息故曰氣感則應有開必先臣良而聖主垂拱雲起而飛龍在天以類相從罕聞不合惟后作乂孰曰非賢是以殷丁得其傅說吉甫佐於周宣品物咸泰寰海晏然則雲龍之義明矣君臣之道一焉於以辨物理於以

通人倫運有智兮事有因如羽翼之相假同股肱之相親則當今得賢共理豈不冠前代之君臣

葉公好龍賦以所好非眞見而增懼爲韻

惟彼龍兮潛水府翔天路何葉公之多尚獨神物之是慕假手於繪對蜿蜒以好之其形在堂俄惝怳而反懼初其終朝念兹寤寐求之嗟豢氏之莫遇望雲津之遠而載雕其宇爰寫其姿周屋壁環階墀輝輝之章不離其行坐矯矯之質常在於夢思至於春風啟序自暄而暑則謂仰重陰而可竚雨歇雲收杳不知其處所其求雖阻其志無沮

及其寒律方凝自霜而冰則謂窺濬壑而可徵天高日朗空有見於浤澄其靚未能其誠益增旣而天縱其欲物應其好龍乃拖其尾而登其堂矯其首而窺其奧垂錦帶張翠鱗光流電轉聲發雷振起雲而棟凝積氣乘水而庭若通津而況於斯人得不撓其性而駭其眞觸類而廣可明其徵惟龍也世好之必歸惟士也國招之必依姑務乎辨眞去偽寧求乎似是而非故好龍如之何期眞假無變好士如之何在賢愚無眩蜿蜒之狀且逢子高之儀堂堂之賢莫失哀公之眷勉矣凡今君子必審之於聞見

蟋蟀鳴西堂賦以始入於門漸藏牀下爲韻

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寂聽之時蟋蟀寒吟之始紛稍稍以驚節洞嚶嚶以横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清韻晝動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於時招搖非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肅原野背暑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或有聲相應氣相於雜蟰蛸於内屏混熠燿於前除羅幌燈寂珠簾月疎掖庭闃而夜久華省聽而秋餘若乃愁雲結陰暮雨流濕拂寒威之密邇當暝色而逾急我堂既在我室既入亦何異羣鳥養羞昆蟲閉蟄嬾

婦也惟爾可以促女功羈人也惟爾可以催客泣夜如何其夜未央天晴地白月如霜士有衣絺綌坐藜牀怨空階之槁葉聆暗壁之寒螿乃言曰何彼蛩矣與時行藏火氣鬱蒸迹邁於中野秋氣融朗聲聞於西堂然後屛輕箑卷凉簟時歲忽以徂謝功名曷其荏苒美函化之有成陋晉風之太儉夫如是莫不驚白露之蟲躍望青雲之鴻漸

無絃琴賦 以舜歌南風待絃後發爲韻

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迹廬阜不矯性於人代笑遺名於身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兮無量琴也無絃粲星徽

於日下陳鳳喙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
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爲心
和卽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若窮樂以求
和卽樂流而和喪扣音以徵靜則音溺而靜捐是以撫空
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豈必誘元鵠以率舞驚赤龍而
躍泉者哉於是載指載撫以逸以和因向風以舒嘯聊據
梧以按歌曰樂無聲兮情逾倍琴無絃兮意彌在天地同
和有眞宰形聲何爲迭相待客有聞而駭之曰樂之優者
惟琴君之聖者惟舜稽八音而見重彈五絃以流韻故長

養之風薰而敦和之德順無爲而天下自理垂拱而海外求覲伊德音之所感與神化而相參固以極天而蟠地豈惟自北而徂南然則琴備五音不可以闕絃爲音而方用音待絃而後發苟在意而遺聲則器空而樂歇先生特執由心之理而脒感人之功俾清濁不聞於大小宮商莫辨夫始終攫之深舍之愉促空軫而奚則角爲民徵爲事扣無聲而曷通祇反古以自異實詭代而違同孰若動精華以發外合恬和而積中傳雅操於心手播德音乎絲桐俾其審音者悟專一之節奏知變者美更張之道崇先生曰

吾野人也所貴在晦而黜聰若夫廣樂以成敎安敢與夔而同風

縱火牛攻圍賦 以火發牛驚龍文炳煥爲韻

昔田單以將亡之國坐必勝之籌伺燕軍於無虞之夜縱燧尾於有力之牛將用突騎勁卒謬以龍文虎彪冀重圍之宵潰復三敗之深讎乃先詐以乞降然後謀而竊發內欲激於怒士外且驕其敵卒遂決策於斯須固無疑於飛突於是建皁蓋選名軍因七尺之殊狀畫五彩之奇文先事以謀鑿垣之門暗啟及期而進束葦之火遂焚已而夜

景將迷霄輝潛煥龍章交映虎㳁雜半以強服猛肇牽之質前驅從黑忽明無備之師大亂攢萬蹄以躍出譟衆鼓以相從喧聲震乎厚地列炬迸乎崇墉風歘後踐血灑前鋒一戰而強甚周武之驅歸獸衆神皆走劇葉公之懼真龍始其制勝惟神開機必果合如雷雹迫如星火飛馳之際先資戰野之威叱咤之間已轉覆巢之禍故得騁照曜而縱横行士卒咸以奔潰山谷爲之震驚陷陣摧堅不勞於五千之士而追亡逐北何啻乎七十餘城由是齊人復振燕國大傾襄王曰牛者以彊力稱猛兵者以計謀是幸必

將盡一時之觝觸爲萬代之彪炳豈使飽豐草與漱泉塹

桃林而休影